

攷

槃

集

文

錄

攷槃集文鋒卷九

傳

明山東濱州州判甘君家傳

君姓甘氏諱正三字世隆晉於湖敬侯卓之裔也敬侯墓在江甯之南鄉地名小丹陽其子孫聚族居此近千餘年今世所呼甘邨者也當明宣宗之世有曰尙文者是爲君攷實生君君生而樸慎篤厚至性過人自其少時固已有高世之概矣始以庠生就職待選銓曹適父邁病且篤君聞未審不待家報卽日奔歸時人比之阮孝緒之心動念母無以過是焉初選通州衛經歷後遷莒州州判所在皆有惠政繼又改濱

州濱州當武定府之東爲山海要衝號稱繁劇難治州判職雖副貳而所以佐其牧以理農田水利寇盜者厥任至重君盡心講事凡可以便民悉言於牧而次第推行之於時上下莫不翕然稱君之賢以爲濱之民人是賴越四年是爲孝宗之宏治二年己酉君以歷仕於外久違邱墓因固請乞歸鄉里君歸而優游林泉者凡二十三年而歿年八十三歲遺訓以耕讀愼謹爲家法娶朱氏生四子嘉慶辛未年樹寓居江甯君十世孫福字夢六愿篤君子人也始持君狀略乞爲之傳

論曰吾桐之世家多徽州籍其興盛於桐自元明始而在徽

者則自漢唐以來之族望也是其遠者千年近者亦不下三四百年至江南閩浙各郡往往非所爲明季之故家不多可舉說者謂山川之性流聚有不齊居水鄉者恆短然獨江甯甘氏自東晉迄今千餘年子孫弗替此固其祖宗勛垂功烈之盛抑其嗣多隱德培植以致於茲若別駕君者非其人也與

甘節婦傳

節婦江甯金智洪之女江西進賢縣巡檢甘名棠次子元勣妻也初棠娶陳氏生子元勣陳氏卒繼室劉氏生元勣節婦年十七歸元勣不及事舅獨建事孀姑勤苦操作婦職克修

其姑亦愛憐之焉居五年而元勳以疾歿遺一女無子立族
子文陞爲嗣節婦教養之以至於成人爲之娶婦劉氏甫少
年而文陞又死於時一門三嫠婦相依爲活而節婦勤甘言
應賓客接戚族皆盡道理俾其姑與婦若俱忘其無子與夫
者焉家貧有田二十畝節婦念宗祀先祖雖有伯姒而他日
吾夫之祭祀終闕乃捐其半以入宗祠俾爲春秋享祭之費
其明大義慮長久類如此然而節婦亦遂以經營門戶積勞
成疾於嘉慶某年月病卒年四十八歲於是守節二十八年
矣先是節婦病革謂其子婦曰吾病殆不起吾死無恨獨恨
不獲終事吾姑也及卒家人頗見其形如生時蓋其摯孝之

性雖死不泯云其女適太學生劉起鎮文陞無子

方東樹曰余識甘君夢六夢六爲余言其族子婦金氏事甚
悉且言曰今年太守呂公重修江甯府志幸已爲請於官而
得旌且載入府志矣然府志所收人眾例不得獨詳一姓敢
乞君爲之傳余悲節婦之志而又以嘉甘君之高誼也因爲
耆傳俾列於家乘云

吳貞女傳

吳貞女者亡友姚君錫九之聘子婦也父荆園與余居同巷
而相善貞女生一歲許字錫九次子元蓉錫九以戊辰中式
辛未成進士用內閣中書改就寶銓館議敘知縣攜元蓉之

官湖南未至中道病卒元蓉弱孤遽遭變歸途復覆舟驚哀
致疾旋亦卒時嘉慶十七年某月也貞女先聞舅卒夫疾則
已不食及元蓉計至乃跪泣而請於父母願歸夫家持服父
母弗忍也而拒之貞女鄰行固請三日血漬巾帛父母又弗
忍也而許之謂曰許爾守歸不爾許也貞女拜謝起入房屏
服飾自是身不登堂非骨肉不得見其面歲餘或竊有議婚
者貞女聞之遂絕粒七日幾殞家人惶惑荆園泣而撫之曰
吾固從爾志何自苦爲貞女躍起伏謝於是貞女居室七載
嘉慶二十三年某月日姚族始議以錫九長子元芙之子某
爲之嗣而敬迎貞女以歸入門拜姑易服哭奠其夫立受其

嗣子朝是日姚氏親戚內外尊卑及僕婦在者莫不失聲以
涕不能仰面元蓉卒之年貞女年十有六至是蓋年二十有
二卒成其志焉

方子曰古今之遠四海之大女子之著貞烈者眾矣其姓字
不同而其行與事大略皆同然獨一二人其傳最盛則又視
乎傳之者其人之文有著不著以爲顯晦焉雖然欲傳之心
丈夫之苟名者則爾若夫貞烈女子其純明堅確之操皎皎
乎皜皜乎豈計其名之傳而後爲是哉嗚呼是可風也已

徐靜川傳

山陰平君默庭爲余言其友徐君曰始吾與徐君交自柯橋

章氏文酒之從旦夕未嘗稍間也晤言之誠心腹未嘗少隱也處相聚出相思如是者蓋二十有八年歲甲戌余奉先君諱歸里二三戚誼與嘗相識者無遠近皆弔而徐君不至余心詫焉旣而詢之則徐君已前死矣徐君名熒字靜川蕭山人少爲諸生有聲屢試場屋不得志行誼文章旣無由見於世乃悉以其學教子卒其子四人皆成能繼父之業平君曰君性純孝自其少事其本生父母及繼父母皆有過人之性君歿之先一年其母夫人歿數月其長子又卒君以此過致悲哀遂感疾且死嗟乎士之不遇於世久矣其文與行之不皆傳亦衆矣獨其友人所嘗與相知而親厚者感歎悲思有

不能已焉而必欲宛轉託諸世之能言者以著之若平君者其亦可謂篤於交友者矣君幸可以不恨余故爲傳之以見世之能取友者必非恆人也

解淑人傳

淑人姓解氏世爲山西朔平人廣西柳州提督遜之女嫁雲中任氏爲四川重慶鎮總兵贈提督勇烈公諱舉之介婦而京營游擊承緒之室也勇烈二子長承恩以難蔭補二等侍衛仕至福建泉州提督初承恩補侍衛之年

高宗純

皇帝念其門功復用承緒爲京營千總再擢南營游擊乾隆三十七年正月都城西市火承緒奔救撤屋表火道排牆顛

壓卒淑人年十八嫁嫁十年而寡無子生一女適介休范光復今爲廣東白石場鹽大使淑人之歸也建事太夫人及承緒卒太夫人已先歿淑人遂依伯姒以居凡厯山東江南福建皆隨之官所嘉慶三年承恩以臺灣失機逮問及事解復職旋以病歿於京師亦無子自是淑人遂無依乃就養其女於杭州又十年隨其女壻改官廣東而其女復卒是時淑人蓋年七十矣

論曰吾讀史列女傳而見古之表列女者無論爲賢爲孝爲節爲烈爲慈爲才然攷其所遭大抵多出乖變不祥有令人讀之漣然不勝其傷心者方解淑人以顯貴之女歸於盛族

忠孝之家榮名烜赫可不謂得其所哉及其遭罹閔凶愈老
愈窮迴思數十年間前後所歷如隔世人當此之時非及於
尋常士民之婦得以偕老其夫育子蕃孫以保聚其骨肉而
不可得又何其悲也嗚呼天命不齊自風詩以來古今若此
者可勝悼哉可勝悼哉

方母張安人家傳

安人姓張氏漢軍鑲白旗人前安徽和州知州諱廷勳之女
江蘇松江府水利通判方南湖先生之繼室四川彭水縣令
霽園之母也安人來歸通判君撫前妻子如己出飲食教誨
倍極懇摯其隨通判君居松江署也縞衣布裙非喜慶事不

加服飾松江故濱海盜賊充斥通判職捕緝通判君每訊盜
安人輒從容進曰盜賊之死死於法也宜也就不得其實則
有非法而死者矣惟君盡心焉以故通判君終任無冤濫通
判君病安人侍湯藥刲股肉進卒不愈通判君歿安人時年
二十八生一女一子女後適同里舉人宿州學正程翰子卽
霽園明府也安人忍死撫孤艱瘁萬狀迨孤能讀書安人教
之嚴每自塾歸必詢所學有進益則喜否則卽加鞭撻時太
息垂涕曰汝不力學何以慰先人於泉下霽園弱冠補縣學
生旋中式乾隆癸卯科舉人後任四川彭水縣令安人卒於
乾隆某年享年七十有二凡苦節四十四年道光八年始請

旌於朝 霽園名懷麓爲海峰先生弟子嘗手書海峰詩文集彙行於世

方東樹曰余聞之友人潘司馬相曰嘉慶初相候補蜀中識霽園一日與眾偕謁方伯有同官某陳請困苦非得補缺因長詭以乞方伯振之不起君怒曰不得缺寤死常耳此成何體面拂衣逕出方伯起追謝而送之越數日遂委君攝彭水篆觀霽園意氣如此知安人之教之有素也嗚呼豈非賢哉

舒係齋家傳

舒采願字守中係齋其自號也金谿楊中丞護作雙谿兩賢傳雙谿江西靖安縣也兩賢謂東軒補亭兩舒公也東軒名

亮襲補亭名亮袞兩人學生岐嶷夙慧同以奇童補邑庠生
又同中雍正癸卯江西鄉試舉人東軒以丁未會試歸卒年
三十六補亭仕爲四川永川縣知縣有惠政君爲補亭弟五
子屢困場屋援例除甘肅渠甯巡檢巡檢固卑官爲之者或
降志取安君獨以方耿自飭手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大
字揭堡城樓扉上而時與士之知學者吟詠其閒爲勸講田
渠水利民大悅之有武舉漁奪鄉民橫爲不法君命健役執
之來曉以義不服則按而笞之如律而自檢舉會上官欲兩
全其事遂寢偶郡守之妻過渠甯境屬吏當拜迎君獨長揖
道左守聞而怒屬令非其短令曰此彊項書生忍飢奉職未

嘗有過也守乃檄君送秋審重囚數十人於蘭州省而不給
長解車役欲因以誤差失陷爲其罪或謂君曷往謝守而蘄
免焉君曰行矣余幸蘄免而改檄他人是余移之禍也吾不
爲也於是質衣裘爲囚賃車行數程而貲罄囚皆步行銀鐐
躑躅踣躓血出君不忍乃屬囚而語之曰吾誠哀若今欲盡
釋若等桎梏以載於吾車吾與若皆徒步徐行可乎若曹有
罪我無罪諒不以脫逋繫我卽若曹逃而皆得遂其生殺余
而活數十人亦余心所願而不悔於是囚皆感泣相許誓不
取負旣行囚則左右衛君值津險處扶者掖者敷茵褥以待
患者蒸松瀹茗以止渴者煙邨荒礪中依依若子弟之捍父

兄者然一日日晡行至六盤山崎嶇萬仞麓無居民他邑解役皆畏難而止君與囚喘息登未及半嶺而颶風作涼西之颶比海颶更暴惡色黑而氣剛作則正晝如夜陰霾潮湧大輿千鈞遭之輒覆飛石如拳擊人頭面囚囚值風起皆紛竄君坐樹間但聞崩崖折木石破雷吼如是者數時刻風勢漸殺微見星光則車子爲覆車所壓幾折股尋聲往迹見羸伏艸中幸無恙風際遙聞呼嘯聲稍稍相近則數囚埋面土中風息而起相與追尋而來者也於是囚抱車子置車後扶君坐車前竝駕羸而推輓之且行且歇復見有執炬者遙呼而來則斬罪某囚也夙夜無行客溪山呼嘯聚立而相待者皆

死囚也戊夜至山麓去旅店里許又有輕寒羸而來者近之
則殺人鉅盜某犯也君乘之入店按名對文只少一斬梟某
眾曰渠罪十惡知不宥是必逃矣君不語弟與眾相對啜粥
荒雞亂號忽聞剝啄叩關入之則某也君望見泣下囚亦泣
曰人誰不願逃死實不忍負我生佛耳先是君見車子時眾
囚無一枉者車子曰此天假之緣不逃何待行速者將百里
矣君曰我實縱之復何尤至是眾囚畢至故君感之而泣下
也及至蘭州郭外浮橋下囚皆坐待君後至謂曰何不先入
眾曰省會官兵多見小人等徒行公且得罪於是各向車中
認取刑具互相鉗鎖君見之憂爲涕泣不禁及君公事畢將

歸不謁客先赴監中別囚與囚對泣如母別子囚之知必決而有老親者非君寄聲身後事君皆一一疏於紙歸途迂道往致其家其或有梟示近地者仍爲之瘞其首焉新置地多浩壤戍邊之將各以部卒及謫犯開屯田無限制故武職多富其應給軍糧則設糧廳爲收放尖入平出謂之耗羨以供差徭雜費初未設州縣其各屯糧廳必揀調內地之彊幹者謂之調口每遇當調不願往者必多方非免至是烏魯木齊呼圖壁糧廳員缺時適有遣犯戕官作亂事人尤畏之郡守方忌君送囚而囚不逃也則僞以彊幹有爲薦君調口爲君憂者皆勸其以疾辭否則宜送室家歸隻身赴邊君夫人吳

恭人謂君是不可辭辭且獲譴且必偕行乃相安死生有命
奚懼焉於是渠民之送君者哭聲相續皆慮君不生還矣君
行出關七千里始至屯所適值嚴冬朔風苦寒墮指裂膚積
雪中人首纍纍逆旅之犬銜之入牀下呼圖壁城戍兵千餘
守備數十員統於一都司屯田徧野例交文倉收管者若干
貯都司屯倉以備徵調者若干餘皆入營員私橐蓋漠外無
運道無蓋藏民食仰屯餘之蓄歲禩麥貴都司往往盡糶其
備徵之糧獲利倍徙次年則補之有餘亦未嘗有所徵調也
故事凡祭祀拜次文東武西定位也君到官與都司祭武廟
都司欲拜東君與爭儀注舊制都司怒自是事事相掣肘且

時命其軍校尋隙一日有遣犯竊商旅君緝得其人拘繫之都司率弁卒奪去君申提督提督亦不理於是釁益深都司令其營校邏守文倉雖遵例支放而耗羨則不許糧廳出糶以窘困之閉糶數年耗糧充棟積而勿用賴新置雜職養廉厚得不飢寒而已乾隆十年吐爾扈特率眾數十萬來降奉旨計口給糧以安插之伊犁將軍所部數千里降人咸在將弁屯倉所儲備徵糧以供數羽檄下都司文到卽速運後期者以乏軍興論都司得檄憂怖莫知計之所出蓋是年麥價踊貴凡諸屯之儲盡糶積金雖多而千里內外無市糧處於是有爲都司謀者是非非舒某不能解都司慮君

懷怨已深將必不許其人曰吾觀此人輕利上義膽雖大而心甚慈宐可以誠禮動心於是都司乃率羣弁造門請謁君方習射後圃釋弓矢出見之則長跪乞救死君再三掖之起詢知所急慨然曰蒙君數年爲我守用有此積我亦豈乘人之急者事不可緩今盡以管鑰付君卽自發運以成數報我可耳都司竦悅出於望外於時金川用兵詔許有能運糧餉軍者敘勞授官君乃命其長子慶雲應詔得議敘同知加二級封君爲中憲大夫適君兄來視弟道歿於山丹君遂辭職往護兄喪歸里瀕行念塞外貧交多謫戍而無依可慰者取橐中糶粟價三千金悉分贈之而後別旣而慶雲除

廣西慶遠府同知攝永甯牧迎養君至署己亥終於州廨年五十有一舒固世族今慶雲仕爲浙江金衢嚴兵備道其羣從子姓爲牧令者甚衆人以爲隱德之報云君初至塞外貧甚都統索公憐之以監照百紙發君備賕君辭不受後十年口內外監照冒賑案發而君獨免非先識乎君弟三子夢蘭世稱白香先生以才俊名所著天香日記湘舟漫錄詩文集皆行於世嘗在怡賢親王邸爲上客甲辰應江南召試一時如紀文達公趙文恪公胡文僖公楊中丞護皆與游好白香子普卽文僖壻也

方東樹曰余讀史嘗刺取古人縱囚者十餘事皆奇偉而歐

陽永叔獨議唐太宗爲好名豈盡然與夫子語或人以德報怨何以報德而又仲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夫言豈一端而已豚魚可格而仁之爲道遠亦義各有當焉耳余未識白香而顧嘗辱與之書極相慕悅且願與余談願與連日夕談而不一談嗚呼是可想其風期矣道光十七年余在兩粵制府幕而曹仕爲廣東鹽場大使示余以楊中丞所爲保齋逸事記余因爲點竄爲保齋家傳是年冬十二月白香卒而余遂終不得與相見故竝及其梗概焉

都君傳

當吾世而有篤行誠孝者曰都君余敬之慕之因爲之傳以

警世而使知鑒焉孝者庸行也自眾人能盡其道者少而視之遂若奇行焉若夫眾人所其難以爲奇行者而君子行之祇若庸行眾人於君子所易者而難之君子於眾人所難者而易之若行其所無事無他直所以用其恩者有推與弗推耳君名某字某世爲桐城人始君生而父客游於秦君之叔祖父及羣伯叔咸挈家偕往君熒然依母家居未幾而母亡又未幾而父繼歿於客所於時君甫五齡無所依則就鞠於外氏隨羣兒力樵采以供薪爨恆冬無緼絮夏無絺葛餐蓼茹蒿朝夕負荷以自食其力以自脫於飢寒及長娶婦倪氏倪亦賢淑日勤紡織以佐乏匱君傭力以給生計三十餘年

備歷苦艱卒無能多所贏蓄居常早夜西向號泣以不得歸其父骨爲痛一旦決意欲往因告貸於素所親愛者爲販茶以佐資斧於是由舒蓼徑商維徒步二千餘里忍飢露宿得達關中至則覓得父棺所埋葬處殮其骨載以歸歸至中涂每夜若聞哭泣嘈囂聲甚眾相隨於後君悟因泣而祝曰某歸若能自存當復來迎叔祖父暨羣伯叔祖終不使久淹於異地矣祝畢而哭聲隨息越數年復徒步盡取叔祖父母等八柩悉改殮其骨以歸因買地爲三分而族葬焉嗚呼此一事也是士大夫讀書仕宦而莫或能爲者而君以一簣人再行而畢葢焉豈必其力之能裕與亦竭其心所不容已焉耳

先是君少孤不能省其先祖父墓每春秋祭輒攜香楮望冢之屹然高大者而拜之人皆笑其非君志窮乃傭於其山下之人家不取其工值非之一年始得諸麥隴之中因買田置祀而廣其界又有祖山爲他姓盜佔而葬者君踵門哀非以大義動之其人卒感其誠而自行起阡焉君少所鞠外氏已貧薄有柩久淹不舉君購地代爲歸窆以報其豢育之恩云其於他親疏及戚墳墓苟其子孫不克振者歲時必徒步親往代祭極其誠敬哀思之情里有殷某挈家之秦而託其鄰爲視其親柩者及遇君於秦詢知其所爲則大慟因以屬君君歸視其柩則前和已壞力爲捐貲而葬焉君生於乾隆辛

昨年卒於道光庚子享年七十有一生二子某某遺命子周
卹族人惟厚

論曰古人一事得力其心遂以數十百用而終身不盡他事
類然況其爲至情之所發與迹君之所爲多在於親喪追遠
之事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
君者信乎其不匱而可則焉已余與君事輒爲太息泣下云

先友記

東樹嘗欲做柳子厚作先友記顧惟先曾大父友計四方近
遠無慮都數百人其在同邑固已百餘人皆當時知名奇特
士東樹生晚遠方諸人旣不克究知其行義爵年卽同邑所

知聞多有用無世而泯滅者獨謹識其名氏而已至於先子
不好聲氣交平日相往來樂晨夕者止鄉曲束髮友數輩至
老莫音懼流風遺韻之不聞也謹記傳之 左堅吾字叔固
父周由御史爲浙江甯紹台道君口不言官位不應科舉平
生不與要人通一書訊母劉海峰先生女也早歿君痛母死
時貧乏泣血三年坐處左右地恆溼少長外家習聞緒言隱
然以楊子幼之於司馬子長自處性多通解精彝術有來請
者一無拒又習知海內氏族年嫗故舊並其行輩親疏遠近
酬對所及幾擅李守素肉譜之能工書法俊逸倜儻兼徐季
海歐陽詢二家筆勢姬傳先生最重君每論詩文輒曰叔固

評是吾復何云君舉止儀度吐屬似魏晉閒人當眾人羣聚
君至恆如仙儒高士蹢躅從世外來一坐皆傾每發言必歎
言絕凡近多出人意表去則皆如有失東樹幼卽知愛敬君
每來與先子言則追侍不欲暫離惟恐其去然性偏不喜伊
川程子常極口詈之中年忽自服硫磺致疾卒年四十八歲
平生無著述雖先子至密從未嘗見一字 孫起恒字岌之
六世祖節愍公臨爲楊龍友監軍同死仙霞嶺之難明史增
傳祖建勳以武進士爲 御前侍衛仕至陝西興漢鎮總
兵父顏乾隆辛巳進士未仕君中嘉慶辛酉進士選授蘇州
府儒學教授告歸卒君爲人短身細弱而清高之氣不屑之

韻脩然出於儕類被服修潔儀止天逸音詞亮越博學彊識
性冷峭不言而寒光逼人亦以是避畏而疾忌之喜藏書
多得佳本手自校勘籤識精良人有欲假之者弗與也著有
椎經齋劄記君與先子交密東樹幼時樂親父執最爲君所
愛故以誦於其兄與嫂而以其猶子妻予君一子早卒有孫
四人然藏書久散迭矣君不工爲程式文其鄉會試卷皆雜
以經古語砌成之人或以爲誚不屑也 張元輅字虬御祖
桐山東萊州府知府父曾份直隸南路同知君容體骯髒氣
貌矜高平生未嘗屈於人其服食言笑起居無往不挾帶貴
氣而不自覺其實君非至貴亦非有施施於驕伉蓋眞性天

發自率其本量如此中年以例選授廣西州吏目夫以至貴之性而就至卑之職豈退之所云物各有分非天使然乎居廣西三年適中丞南康謝公修省志請君爲分纂事畢旋以病免歸歸後二十年而歿君工書雄古奇縱全得晉唐人筆法甚備當嘉慶之季逮於道光之世海內書家未之有或過者以名位卑故不顯小篆逼秦相快劔長戟頗自矜貴嘉定錢坫陽湖孫星衍極所嗟服君廚饌最精性善飲每醉後容態言笑愈雅適可愛慕東樹每樂觀之醒時反不若也嘗邀先君飲亦召東樹父子咸暱親之君通小學精說文無著述自先子歿後君彌親愛東樹恨莫有報焉每念之則泣馬

宗璉字器之嘉慶己未進士母姚姬傳先生妹也少學於舅氏長游京師改攻漢學益治經箸春秋左氏傳補註行世最爲儀徵阮相國高郵王尙書伯申所重君性真率東樹已受室君來猶呼東樹乳時小名近今無復此古風矣君子瑞辰嘉慶乙丑進士官工部都水司郎中箸有毛詩傳箋通釋

方相褒字揚廷父輔讀江甯上元縣知縣君中乾隆癸卯舉人爲直隸宣化府保安州書院山長數十年遂卒於彼無子季弟相宸以仲兄難蔭世襲雲騎尉官至廣西參將先子之交惟君與馬文器之最早而喪逝之早亦惟君與馬文略相等君性慈祥遇人無親疏皆待之如骨肉言論坦誠無城府

夫人顧喜書能詩恆呼先子爲兄呼東樹爲姪東樹每至君家則聞歌詠聲滿室或就爲東樹講授之視之如子君與東樹不同族而君與顧夫人視予父子不異家人也 王灼字

濱麓居樅陽海峰弟子也乾隆丙午舉人爲池州府東流縣教諭著有晴園文集詩集先子與君論詩文最相得大約皆宗海峰也東樹在江甯時每鄉試之年君例來送諸生錄遺科舉東樹必往謁其後君歸東樹過樅陽亦必謁於其家君爲人方嚴靜重不苟笑言持身刑家一率以禮樅陽一鎮之人無不嚴憚王先生者儀徵阮相國與君爲同年然以文行獨最重君他同年不及也 左詹字良宇堅吾從父兄也少

聞海峰緒論長習姬傳先生於文章學問皆早識塗轍用功甚專苦君軀幹短而黑肥性慄直遇事率言無所避當其發口如鰾在喉必吐之而後快人多憎其戇恢如也女適姚元之夫人戀女遂挈家之京師然非君意也乃獨客山西潞安竟卒於彼先君集中云聞其晚學詩而未見也 潘鴻寶字鼎如父洵由知縣擢浙江杭嘉湖道君儀止清修雖席豐厚而行已居學矩矱然儒士也師事姬傳先生工書能詩喜手鈔書二子相羣皆從先君受學相仕爲蘇州州判迎養君與夫人至蜀遂皆卒於蘇州相今爲直隸順天府東路同知羣胡虔壻也更名光泰以舉人選貴州天柱縣知縣官在當

時若無以大過人者然以東樹少所親敬俯仰數十年至於今日所覲手復有如君之居身檢素言論無陂信讓校然如思古人也 吳庭輝字正行父貽詠乾隆癸丑會試弟一兄虞枚官御史君嘉慶辛未進士官止四川涪州知州種之先生暨侍御君皆與先子厚而君尤親昵君居身檢迪居家肅整居官惠勤居鄉介和不絕俗不徇俗東樹嘗謂其門內有萬石傳家則也 馬春田字晴田號雨畊君於先子年輩少先平生宦游晚始歸里於時同輩喪逝略盡故於先子尤親昵游必其誦吟恆同韻今兩家集內所存尙可攷也君箸有雨畊詩集三卷 胡虔字維君父承澤字廷簡號蛟門雍正

丙午舉人己酉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庚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山西靈石縣知縣有惠政修隄防河民傳爲胡公隄蛟門先生與先曾大攷友晚始生君故君年齒少而行輩爲長先子少與君友蓋扳以相接也君少孤生母朱早卒適母戴教養以至成立性至孝好學刻苦自成師事姚姬傳先生家貧客游爲養乾隆丙午翁學士方綱視學江西君在其幕時南康謝公啟昆居憂在籍因得與訂交謝故學士門生也其後謝官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皆邀君至其署惟任山西藩司以道遠不獲同行遂入秦觀察瀛幕及謝調浙藩以至巡撫廣西自是君皆相從與之終始焉謝所纂西魏書小

學攷廣西通志皆出君手嘉慶元年

恩詔保舉孝廉方

正時朱文正公爲安徽巡撫儀徵阮相國爲浙江學政同謝
公首致書推薦君以不與試

賜六品頂戴先是畢尙書

沅督兩湖日聘君纂修兩湖通志及史籍攷等書君平生撰
述多他人主名故已所私箸罕卒業嘗刻識學錄一卷其餘
殘稿散佚盡爲鄉里小生竊取去今其家藏書手墨蓋無隻
字存者君爲學勤畱心掌故桐城新修邑志所載藝文目錄
一卷亦本君稿君三子長傳少從先子受學今老而旅困在
粵不能自振仲子某出嗣君弟亦奔走無定在少子某依其
婦家在楚北數十年未嘗返鄉梓往年君仲子以君所箸補

葉軒筆記一卷見示東樹鈔而藏之以君之箸罕存也輒代
付梓竝撰君行歷以傳學者因牽連而識先君所尤厚者爲
先友記存情好敘宿尙凡十有一人

攷槃集文錄卷九終

攷槃集文錄卷十

墓誌 墓表 祭文

贈通奉大夫姚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襄緯自攷以上官世行治旣皆有銘紀於家乘則君之子瑩所爲麻谿姚氏先德傳者也少卓越自喜性伉直不爲苟容當其義所在決爲之與所不爲如風雨之疾至勃然不可遏抑雖犯難無所避先君子嘗受其贊當是時君之羣從昆弟託縈世交皆從先君子游而於君尤以氣誼相驩君世祿仕而家匪豐旣又遭中落遂廢學以書記游幕歷廣西江蘇浙江山西江西以至廣東率皆以伉直疾惡困而寡

合常鬱鬱以不得行其意以養以祭以厚其族戚惠及民物
爲恨居常盱衡時事每抵掌忿激酒酣怒罵或繼之以泣人
或憎畏之以爲狂嗚呼是烏知君意之所在邪粵俗嚴捕盜
冒得者率妄搆不辜邀功擢有鹽大使某將踵行其智君力
爭得寢其他所居幕遇獄有枉者輒不避事司危言救諫久
之子瑩成進士君始自粵歸居里六年瑩得選爲福建平和
縣令公就養官署嘉慶丙子也由是君之志事瑩壹稟君意
究而行之然後君之意氣乃稍稍發舒矣及瑩調臺灣君隨
之渡海 瑩以事罷職將內渡君疾作卒於舟中實道光三
年十一月某日距生於乾隆二十九年八月某日得年五十

有九公未歿時以子瑩貴 封奉直大夫臺灣縣知縣加三級卒後贈通奉大夫福建臺灣兵備道加三級娶張夫人故太傅文華殿大學士諡文端元孫女也祖若霽河南武安縣知縣父曾輒雲南尋電司吏目夫人三歲失母能讀書曉經史大義年二十歸君建事舅姑以孝稱勤苦持家親課子卒成就爲名賢以文學政事聞當世夫人之歿也後君五年時瑩奉部檄入都故事改降復官者例還原省故夫人畱待遂卒於閩子四人朔鑾瑩和鑾和早卒朔監生瑩嘉慶戊辰進士今任福建臺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孫四人繼光啟昌應昌朔生清昌瑩生朔瑩將以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張夫人

禮而命其故人方東樹爲之銘初君之自粵歸也樹亦自外
返居宅鄰近朝夕數過從維時先君子衰老君之昆弟及與
昔日同學者死已過半其存者或流離窮困居行靡有定止
每相與欷歔感歎不能自勝雖有時興發對酒縱談劇語如
平生然微窺君豪雄奮猛之氣亦少衰矣嗚呼蓋自是不復
見君矣既追念疇昔又與朔瑩久故其何顧而辭銘曰
士不用齋厥志歿以泯疇知悲獨有子究以施尙君見及慰
之人之惡天之私得我直無怨疑訂君實昭銘詞

張石筍先生墓誌銘

先君子有友六七人皆以俊才明識高於一邑其平日論議

鳳軌邑之人咸望而避下之無敢抗謂能與同趣者而先生
尤高岸有氣率常紉人而不紉於人少隨父南路君官直隸
卽知爲古學工書兼精小篆法同時以書名家者莫及焉南
路煥先生扶柩歸後往客直隸十餘年嘉慶己未援例授從
九品分發廣西爲巡檢廣西大吏皆欽重之不以末秩相遇
會中丞南康謝公修省志獨令先生與纂修先生旣以氣高
世沈困下位非其志又適得脾癰弟元輅遂迎歸析已資奉
養以終先生善飲數爵後談笑神情愈灑然可觀愛與先君
最昵而尤親愛樹樹每自外歸先生必爲美飲食相召忘年
輩而降色笑焉先生歸日手寫古書以課子煒有招飲者亦

輒往而不拒閒攜杖偕一二相好出游郊外以寄其散適之興而其胸之所懷不可得而見矣君諱元輅字虬御其先世行歷具於姚姬傳先生所爲南路君誌生乾隆某年月日卒道光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初娶顧孺人生一女無子繼娶趙孺人直隸武清縣乾隆庚寅舉人陝西府谷縣知縣諱盼女生一子煒君母弟三人元輅出繼伯父至是元輅復無子以煒嗣煒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松山之金石原樹追維平生最其志行而爲之銘曰

生志弗伸歿名弗振惟其直氣蘊結弗淪鬱此高墳

朝議大夫廣東嘉應直隸州知州加知府銜金君某誌

銘

君諱錫鬯字和一字伯貞號磻穀金氏系出漢秣侯世居
安徽休甯縣之七橋邨八世有曰龍沙者始遷居浙江嘉興
府桐鄉縣遂隸籍焉康熙己丑舉人庚辰進士官工部都水
司主事諱樟是爲君之曾祖主事復由桐鄉遷居江蘇之太
倉州而仍籍桐鄉樟生烈官廣東惠潮嘉道調糧驛道是爲
君祖烈生垣官廣西新甯州知州是爲君攷君生而穎異三
歲識字試之輒不忘五歲就傳誦讀倍常童九歲其從祖某
授以史鑑卽知欣喜朝夕披閱十二歲隨侍新甯任所習舉
業君昆弟七人第三弟錫璐出嗣君叔某官廣西象州知州

象州迎養繼母朱在任新甯命君送錫璐往象州兼省祖母
至則象州猝遘風疾歿於官君時年十五爲經紀喪事悉合
禮儀新甯嘗以催繳鹽課不力註吏議罷職歿產後雖復官
而家業蕩然君侍祖母經理家務閒爲人佐書記或教讀營
菽水爲養由是終新甯之世及得官之前恆幕游四方而交
日益廣學日益進故君之究心攷證收藏彝器古泉由交山
東桂未谷馥吳江陸直之繩始君之講論經史小學由交嘉
定錢宮詹竹汀徵君可廬及錢氏羣從東垣同人輩始南康
謝中丞啟昆爲浙江方伯日輯小學攷史籍攷諸書招致名
宿如桐城胡徵君虔鄞縣袁徵君鈞海昌陳孝廉鱣南城王

聘嘉定張彥曾仁和朱文藻君皆與之上下議論相得無閒
始有如歐陽永叔張堯夫之在錢文僖河南幕焉君之補博
士弟子員也朱文正公實爲學使其食廩餼也今相國阮儀
徵公爲學使辛酉選拔諸城劉文恭公爲學使戊辰之舉京
兆也出曹文正公門下又嘗主協揆英煦齋家而於劉文恭
公契尤深此數公者皆碩賢也其門下幕府號爲天下之盛
而君皆參著於其閒聲望略等可謂賢矣先是君以丁卯科
秋試不第挑補會典館膳錄戊辰 仁宗巡幸浞津君
獻迎 鑾七言詩二百韻列一等及試 行在以脫去補字
不取至是以會典告成議敘奉 旨以知縣用選廣東恩平

縣知縣下車改建文廟興修書院凡邑之宿案絜年不結者次第清釐輿情大洽癸酉充本省鄉試同攷官所取八人皆知名士明年以疏脫要犯被劾革職既開復旋又以獲鄰境盜犯送部引見奉旨發原省儘先陞用是年冬奉委駐澳門查緝鴉片私販先後獲犯二十餘起明年署廣州海防同知訪緝益嚴有以鉅金賄進者峻卻之同知駐前山寨距澳門一十五里所司民夷交涉事彈壓大西洋駐澳夷人雖聞曹而責任綦重澳夷向設兵總夷兵其番差夷日該國例由小西洋撥遣更調有喉嚨嘔等脅眾抗拒小西洋換班兵總及夷兵等不許進澳君信義素著外夷讐服於是親往

曉諭宣示 天朝成憲法度眾夷畏從仍遵舊章制府今相

國阮公奏君撫馭有方隨陞知州補嘉應直隸州知州州俗
質樸勤儉文物冠冕弟士瘠民貧錙銖重利匪徒以借貸爲
名肆行搶劫君開誠勸導詳請平糶境以帖然嗣以平反長
甯盜案中丞盧敏肅具奏 恩加知府銜君先後莅嘉應八
年勤政愛士百姓畏懷後以接緝盜案四參限滿降一級調
用卸篆寓居州城以道光戊戌正月終於州寓距生於乾隆
某月日高壽七十有二君於昆弟最友夔祿俸所入悉以周
濟諸親戚訟罷官之日宦橐蕭然嘗訓諸子曰經一番折挫
長一番見識多一分高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

物情又謂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必思所以善處之方初聘汪氏休甯文端公曾孫女早卒繼聘錢徵君大昭女子四人鳳沼兩廣鹽運司知事錢恭人出濤錢塘縣學生鶴清邑庠生鳳清候選主簿女一皆戚孺人出君著有說文引經攷六卷澹虛齋詩文集十二卷古泉記十二卷雜錄自記等若干卷藏於家鳳沼等將扶柩歸葬君於某鄉某原而豫乞桐城方東樹爲之銘銘曰
其生豐也履輒窮其施通也用弗終其寢躬也道則宏其封崇也後必隆

中憲大夫候選道前兩淮鹽運使廖公墓誌銘

代

公諱寅字亮工姓廖氏明德慶侯裔始侯次子曰德有者遷
四川其後有曰銳者再遷鄰水當明季流寇屠川有曰明命
字朝拱者屢扞城禦難邑人賴其保障是爲公五世祖明命
生夏碧夏碧生廷玉廷玉無子以弟廷獻子能容嗣是爲公
攷自公攷以上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初公攷之生公也
遲常昵愛之年十六已受室矣始出就傅公爲學自力中乾
隆己亥恩科本省鄉試舉人屢應禮部不第乙卯挑發河
南知縣初任葉縣下車之始卽有善政民咸稱便嘉慶改元
丙辰二月湖北教匪滋事葉當孔道公承辦兵差一事無誤
而民不擾戕于三月楚匪焚掠葉之保安戕驛丞公撫定賑

恤事咸得宜五年庚申以獲劉之協功擢升知府竝賞戴
花翎劉之協者邪匪之首逆也倡亂惑眾爲諸省教匪之魁
屢奉 嚴旨責捕甚急至是獲之大吏奏 聞奉 旨嘉獎
遂於嘉慶六年補授江南鎮江府知府署江蘇常鎮道旋擢
江西吉南贛甯兵備道居三年署理江西布政使復任中途
訪聞會昌縣民有習邪匪糾黨彊逼鄉民入會者卽密飭信
豐令贛縣令會哨掩捕得首夥等置之法會昌以安逾年己
巳夏安遠太平堡匪徒聚眾公從數騎馳往道念匪徒多鄉
曲愚民被誘望誤思有以開其蒙而散其眾乃於路占爲三
字歌疾鋒數十紙選幹役分赴上魏一帶徧帖徯徯上魏者

太平堡之大聚也鄉民見之果相引去而匪徒遂孤公明日
至繫繫首匪事遂定先是公在葉有翟家井者爲邪匪煽惑
公聞信卽往值其正歃血盟眾遂禽其首惡餘黨解散蓋公
習事久達知民情善於應變多此類居贛九年俸滿升授兩
淮鹽運使兩淮額銷鹽引百數十萬財賦所匯甲於天下公
盡心整頓生理蕃殖嘗值歲除一夕納課至二百餘萬兩實
爲向來希有之盛逾年護理兩淮鹽政值滑縣用兵軍費繁
殷督各路兵餉甚急公曉夜籌計勸諭眾商起運兩匝月得
軍餉六百餘萬兩軍用頓饒在任三載前後調撥兵餉河餉
一千數百餘萬兩甲戌兩淮所屬告裁殍亾相接公率屬場

屬勸勉各商捐穀數十萬石親定給散章程全活不可數計而公旋以失察劉弟五事鐫降去任矣淮揚爲東南都會四方名流鉅公人文駢萃公接待加禮一一優厚之揚州舊有安定梅花兩書院公與鹽政阿公又特勅立孝廉堂樂育獎勵人至今頌之不忘在京逾年奉旨準其降捐道員用然公亦遂無仕志明年丁丑乞假歸里復以長孫均官江安糧道就養南來未幾仍回四川道光四年甲申正月日歿於里弟距生於乾隆辛未年四月享年七十有四公在河南一充戊午科鄉試同攷官在江西再充甲子丁卯文武闈提調戊辰庚午文武闈監試配邱淑人覃恩誥封恭人子二長思

芳前江蘇候補道先公七年卒次思莊候選同知女二長適某次適某孫六長均嘉慶庚午科順天鄉試舉人前江南江安糧道次圻增培堪域曾孫幾人某某銘曰
官世厥德也功能厥職也我銘其藏載詞無飾也子孫引之
不朽徵石也

浙江道監察御史陳君墓表

君諱希祖字稚孫玉方其號也江西新城人曾祖諱道乾隆戊辰進士講學宗朱子有凝齋集學者稱凝齋先生凝齋生五子浙江分巡金衢嚴道諱守誠其長也是爲君祖金衢生光祿寺署正元是爲君攷蚤卒初凝齋遺貲鉅萬分授五子

金衢公輕財好施遽罄其所受羣弟復聚其所授而五分之
金衢歿光祚率而行之益力所居中田卹千餘家多待其舉
火及其卒鄉人爭赴神祠籲乞願以身代而卒不起年僅三
十云光祚生君及仲季希曾希孟希曾己酉舉鄉試弟一癸
丑以弟三人及弟厯官工部侍郎希孟選拔貢士候選同知
君少孤與其弟及從叔用光等從鄉先輩魯九皋學九皋固
名儒君受其學故童丱爲文卽有聲丙午中本省鄉試舉人
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事迎母黃太夫人就養京師某科典
河南鄉試某科分校禮闈所得多知名士居刑曹二十餘年
以弟希曾爲刑部侍郎迴避改戶部員外郎遷吏部郎中尋

希曾希孟相繼歿太夫人南歸君時 記名以御史用未引
見不獲侍母出京既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卽乞終養行至
杭州以疾畱旅次卒嘉慶庚辰七月也得年若干黃太夫人
年三十一守節凡三十年至是先君一月卒而君竟不及知
矣君工書聚古今名家法帖妙悟而師其意其運筆於沖淡
中取神采人謂有得於黃庭之法配魯恭人前兵科掌印給
事中蘭枝之女生一子延恩女一字戴氏殤妾趙氏生一子
三恩孫一人

翰林院編修陽湖徐君墓誌銘

君諱賡颺字性甫先世義興徐氏明大學士諱溥諡文靖公

之孫邶始遷陽湖故今爲陽湖人君祖諱某攷諱某皆以君貴封贈如其官君少穎敏讀書自刻厲舉乾隆乙卯順天鄉試舉人辛酉成進士選庶吉士

仁宗幸翰林禮成獻

詩偁

言

賜味餘書室全集九家注杜詩

高宗御

銘八稜硯墨蟒緞絹箋壬戌散館授編修歷充

實錄方略

功臣館纂修協修官故事纂修館書有脫誤字未籤正者予奪俸君時病喀血力疾藏事未以一字望吏議戊辰冬保送御史特旨試修己治人論明刑弼教策奉

旨記名四人

君次弟二引

見日君病適初痊值大寒遂劇不起君生乾

隆戊子某月日卒嘉慶己巳某月日得年四十有八配袁氏

子二廷幹廷華廷華出嗣君弟某後女一適吳縣廩生沈秉
銓君性仁孝端謹好獎掖士類著書若干種皆散佚不完嗚
呼以君之才使天與之年以就其志以成其書以效於事詎
止於是而已邪然尙能致通顯以文字結知主上以較夫
世之懷奇不遇鬱鬱槁死萬分不一見而或又無子以承其
世與學者猶若有愈焉君子廷幹等以君卒之年冬十二月
葬君於某鄉某原越二十有八年廷華乞桐城方東樹追爲
之銘銘曰

仕與壽嗇厥命才與名景厥行宋二王同與令絜之君亶與
并吾銘不磨與安石競

管異之墓誌銘

管異之卒後三年其友人桐城方東樹念異之孤貧於世事蹟無可述獨其文章震耀於當時而可以不泯於後世兼以平生游好之密不可以不銘乃從其孤嗣復丰得其遺書因次其世以爲之誌君諱同字異之江甯上元人父文郁祖霈官頴上教諭君以乾隆庚子十月十六日生頴上教諭之署年九歲祖與父相繼歿母鄒太孺人奉其祖母葉太孺人歸里鄒太孺人賢上事姑下教子其所以支持死喪備極苦艱卒成就君爲名士嘉慶初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君與梅君伯言最受知其後君苦力孤詣學日以進名日以大四方

賢士爭欲識君矣道光五年乙酉新城陳侍郎用光典試江南力拔君得中舉人陳固姬傳先生弟子既得君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待君其文字苟有偶必曰丈同邑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延君課其子後六年偕鄧公子入都道卒於宿遷旅次年五十有二始余自推星命不利卯年君與姚君石甫嘗豫爲之作輓詩嗚呼孰知君竟先余而逝也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桐城姚氏自中朝摯紳及於鄉曲後進無異詞君與陳侍郎久親指授最承許與侍郎貴仕於朝名最顯君以窮士在下而與之抗知者以爲竇過之鄧中丞暨梅君伯言爲君梓遺集讀者亦足以知之

矣所著孟子年譜七經紀聞大學說文中子攷戰國地理攷
詩集皖水詞存俱未刻君娶朱氏子一嗣復女子二適某某
嗣復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預爲之銘銘曰
君之行孚於人君之學足於己君之文足以永君之名斯已
矣

贈朝議大夫山東濟甯直隸州知州張君墓誌銘

君諱黼字惠常桐城張氏太傅文端公之曾孫工部侍郎諱
廷瑑之孫雍正乙卯副榜贈朝議大夫諱若渠之次子年十
三失怙奉母事兄克盡子弟之道讀書警敏兼人弱冠入泮
兄曾敷中乾隆戊子科鄉試第一名舉人後十年丁酉君應

順天鄉試中式第二十一名先是里有鬻妻以償親喪之費者君聞之私出金代償完其夫婦至是夢神人若示以宜入北闈遂獲售人以爲陰德之報不爽焉辛丑充覺羅官學教習期滿引見奉旨以知縣用丁未揀發山東試署新泰嶧縣等縣事戊申題補兗州府甯陽縣充本省鄉試同攷官己酉調汶上縣逾年署濟南府歷城縣旋陞署濟甯直隸州知州卒於任所君才識敏練宅心仁厚所至興利除害惠洽民心其在汶上政績尤著汶水南注會通河洪波漲激舊築煞汶壩以束水勢歲費椿木薪料數千皆取給民閒君悉知其艱詳準大府以薪料改爲官辦永行蠲免不以累民復捐

廉五百金自行采買椿木民困以甦是歲五月因運河水淺大府飭挑汶河自縣北界甯陽皮山岸起至分水口止計長一百二十里需派夫一萬六千名君察其非要害親見大府陳其形勢懇行停止省民間數萬金七月又奉飭挑石頭口引渠工長三千六百丈計土九萬七千六百餘方君復詳請緩辦省民費數千又民間歲出軍需車輛君洞悉其案改爲自行運行免出里下在汶一年善政彙彙故君去任而汶人感思尤切爲立碑頌德焉君歿於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年五十歲以從子元儁官貴州思南府知府貤贈朝議大夫元配姚氏江南河庫道諱廷棟公長女繼配姚氏卽前恭人妹俱

贈恭人子二長世南次元奎元配姚恭人出元奎早卒女一
繼配姚恭人出孫一人孫女一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道
光丁酉二月君之孫聰度葬君於某鄉某原而乞同里方東
樹爲之銘曰

煜煜世胃抱奇懷仁曰自少幼成名入官效於治事功用以
茂驥足千里中道而蹙遠猶不究銘是幽宮龜言告吉克昌
厥後

文林郎山西陽城縣知縣前戶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君與余居同巷學同術少小相知及壯而反疏則以升沈之
塗異而蹤迹遂以契闊幸老而同歸鄉里方將與君燕談樂

飲朝夕過從而續夫少日親知之好以補中年睽別之情胡
僅七十日初服未及理而桑戶遽返於真在日之善不可忘
既歿之哀奚以塞然則宜銘君者非余而誰讓也君少好學
問於書靡所不窺矻矻鑽研期爲不朽之業伯兄眉以經行
侑於時君少從受學固已超出儕輩及成進士起家爲京外
官宜以文學名而君顧復以政事顯賢者不可測君子不名
一器於君信之其爲戶部主事本司職兼漕務君到部未久
旬稽出蘇松積年蒙隱未解銀七十餘萬咸稱其能凡官部
曹缺有定而人眾補實恆稽遲非十餘年不得然雖淹滯固
監司階也故士亦多樂畱焉君學習報滿當畱部念親老獨

不顧決辭而歸爲近地游以資菽水厯主亳州徽州書院因覽黃山之奇箸黃山紀勝旋以伯兄仲兄皆歿亟謀祿養乃乞改官選授山西陽城縣知縣以例改近省授浙江壽昌縣壽昌距桐城水程非遠遂迎母太宜人於署左右奉養者八年年九十六終於署服闋仍補陽城居陽城六載年甫踰六十遽引疾歸君性彊植不能與世俯仰尤不善伺應長官故不樂終仕嘗自稱曰性不隨時才不周務不堪世用也然居心仁恕爲政寬平不苛其在壽昌也勸民墾山地興立書院修廢舉墜事無滯者在壽昌五年調任臨海臨邑獄訟殷繁君處之裕如反得以政閒箸書其在陽城也邑有蝗民以爲

神蟲弗敢撲復有惡獸傷人甚眾民又以爲神獸而不敢捕
君吞蝗以示無畏禱於神而捕惡獸而兩害悉除邑有析城
山卽成湯禱雨處山有神泉旱歲禱之輒應營卒牧馬於山
汚神泉而蹂民稼民苦之而不敢抗君詳陳其害於撫軍遂
得禁止故去官而民思之生爲立祠於山下前去壽昌民亦
爲立祠云君諱璈字六驤號樗亭上世於元至正中由婺源
遷桐城十四世祖諱良佐明初由進士仕至陝西左布政使
事蹟載邑志曾祖諱鉉國子監生妣石氏祖諱志沉 贈文
林郎臨海縣知縣妣張氏贈孺人攷諱之柱 贈奉直大夫
戶部候補主事加一級妣王氏 封太宜人君中嘉慶十三

年丁卯科江南鄉試舉人十九年甲戌科二甲進士授主事
分戶部雲南司行走二十四年爲會試彌封官道光五年在
壽昌爲浙江鄉試同攷官生於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日卒於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日享年六十三配王孺人生子二人長
某塲次某早世無子以從兄子某嗣女一人適縣學生葉某
側室李生一子周晔而塲君著詩經廣詁三十卷牖景鋒六
卷河防類要六卷黃山紀勝四卷樗亭文集四卷詩集八卷
皆已彙行又選鄉先輩詩四十二卷名桐舊集刻未成而君
歿其餘所撰尙夥未刻者六種未卒業者四種皆藏於家將
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豫來請銘銘曰

其任雖未究而能則已試也其書雖未顯而皆足名世也我
銘其幽以永之於來禩也自記云望谿先生云起家自家起而尊用也自荆公誤用而明代人
遂有云以尚書起家以毛詩起家者婚傳先生云按在家曰居出仕曰起非爲尊用荆公蘇君曰起家三十二年猶云仕
三十二年其義自爲可通不必以明人之誤追貶荆公先子
云按此誤實始荆公觀全谿吳君誌曰以儒起家世冕散可
信望谿之言不謬也

朝議大夫貴州大定府知府姚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六日前貴州大定府知府姚君歿於江
甯之僑舍越明年將卽葬於句容縣新扞先塋兆域其孤世
憲先於七月返桐城以狀來乞銘噫吾故人也義不可辭乃
按狀次其行歷竝以余所夙知者爲序而銘焉君登道光二

年壬午 恩科進士以知縣分發河南三年癸未補臨漳縣知縣中膺卓薦回任候升故在臨漳久凡七年前後嘗兩次兼攝內黃縣事九年丁母憂扶柩南回以桐城墳山禁嚴動礙他人墓界往往涉訟乃卜兆於江甯府屬句容縣孝義鄉大柯邨之饅頭山竝迎其祖若父之柩於桐而祔葬焉十二年服闋赴銓改發廣東補揭陽縣在揭陽三年十五年升連州綏猺廳同知以前辦普甯縣鎧匪案被臺臣誤劾經欽使辨明旋署肇慶府知府用太吏保奏擢升貴州大定府知府在大定六年君尙氣負才敏而敢爲遇事執義彊爭上官變不悅君以道不合則去遂決意引疾歸道光二十四年甲

辰也君生有異稟自少讀書軒輊非常族伯祖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所宗世所傳姬傳先生者也君早聞緒論亦欲以箸撰學問文章名世時會所際乃反以吏能顯其仕所歷之地悉號繁劇難治而君所至鋤姦辨獄禽獮艸薶卓箸威聲嘗兩辨冤獄入鎗賊巢其餘與利除害不可殫述赫然與古功名之士競能有漢西京張趙之風焉初君至河南值撫軍程公祖洛與署開封府後爲河督張公井清審積案檄君入局其時共事諸公皆素負折獄才君以新進居其間見同意合皆相引重君每讞一案推明律意揆情度理務使兩造誠服無憾於時滯獄皆決悉俾無枉則君之才得於所授天分者

不可度量也。在臨漳有邑民張鳴武，控妻被賊殺。前官將以賊成獄矣。君閱讞牘，俾賊攀折二窗櫺而入。君念北方窗多窄，僅折二櫺，何由能入？且其所居非呼無人應之區。其夫又未遠出，情皆可疑。卽往覆勘，研訊果其夫因逐賊誤斫殺妻。懼罪誣控。又有常姚氏被殺，罪人不得獄久，不決。君察是年縣試有招覆弟一名文童楊獻子，不到而常姚氏被殺之夜，卽招覆前一日。心疑之，乃召獻子至署而察其神色，舉動多恍惚。又查得獻子之居與常姚氏居中隔一家，爲獻子孀。孀老而瞽，乃以計賺至署，又傳其胞孀楊越氏誘訊盡。一日夜引至城隍廟，得官媒似常姚氏者，使以血污面俟人靜潛躡。

其後楊越氏見之以爲鬼也與語辨因遂得實乃獻子夜至
警婦家借梯圖姦不從行疆所殺邑多無賴恃疆擾肆民因
不敢設肆凡日用所需多遠購之郡城君廉得故親巡街市
遇則嚴懲之期年風革市肆遂興俗又好訟君每因公事赴
鄉遇生童卽爲講說義理見婦女之勤織紡者勞以束布童
子在鄉塾者獎以筆墨四鄉之民習熟相親或請赴其家訴
以事者卽爲辨其曲直或勸令不必結訟或令其補結存案
歡埒如家人父子情僞盡顯無敢作姦由是訟獄遂稀癸未
漳衛洄蕩竝漲漳水改道東趨抵內黃入衛縣等屬卹莊盡
被沖沒君乘水正發時齋糧赴水所且賑且勘民歡呼感動

幕賓或言當待勘報而後賑君言棄一官而可全萬命吾何惜及撫軍來鄴遂檄君承辦裁務全活甚眾彰屬惟內黃俗最悍上控罷漕之案無歲不有上官擇賢令陳君鳳圖宰是邑謂能獲民也會漕務正殷時陳君以憂去大吏以君爲彰郡六屬民所素服乃檄君兼攝內黃事君至民果輸納恐後漕事獲濟君不取內黃一錢故陳君亦得無困內黃有賊藪其邨四面設壕塹聚黨羽具矛銃兵役莫敢攖君率兵役乘夜往入邨搜捕撲滅臨邑毗連大名境有積匪聚賭博不畏官法君致書大名鎮及大名令撥兵役堵要隘會營往捕匪徒洵洵將抗捕君大張聲威驚使散大名兵役合勢犄逐遂

全數就獲北地博徒多掘地窖聚盜其中其門僅容一人出入內排鎗矛爲拒捕計君令以煙薰之眾爭出逃遂被獲於是合邑賭窖俱盡盜賊無所容皆君調度適機宜所致在揭陽揭陽爲粵省著名第一劇邑其民兇悍積鉅貲爲械鬪費世相仇殺城以外民各距隘守無敢踰境一步人有被擄勒財以贖不贖卽轡割食之良民禾稼歲被搶奪故賦無所出疆者自祖若父以來不知有納賦事截奪商賈勒取其稅名曰打單官斯土者恐激之生變率因循苟且以隱忍爲得計君下車召吏民矢之曰吾來治斯邑不要錢不要官竝不要命有梗吾治者鋤之集壯勇教以坐步伐擊刺之法擄

臺西郊上揭楹帖下樹大旆示以保護善良與民更化之意
集紳耆會臺下爲若設筵約和者皆辭以懼仇不敢赴則命
人護之來俾其知振作本意初揭邑有戕官事民賄和之不
以實報又昔年鎮道督兵至揭見其勢洶乃夜遁故民益不
畏官邑之河婆司巡檢屬有地名下灘林箐深密匪徒匿其
中土豪開張質庫爲之囊橐盜賊所聚公肆搶劫人無敢出
其塗者君會營往捕其人皆赤身持銃裹頭脫袴揭俗亡命
者每以此示必死以嚇人君調撥兵勇直前衝突或死或被
擒獲卽時撲滅於是威風大振捕一盜積犯十八案乃召被
害十八家環觀之羣以火鎗十八出如其案數被害家皆感

泣民咸稱快有正兇居錢坑不出君率壯勇往擒其地四面
皆山仰攻不可君入其邨邨人其奔高山以觀動靜潮州故
事凡官兵赴鄉剿捕如人逃避則熟其室廬空其積聚君戒
毋焚燒書示於門令其耆老見官論話限以日勒壯勇駐河
干以俟至日耆老不來君書示復如前耆老仍不出君令人
入邨見耆老傳諭述官長意在勸化無惡意而耆老終懷疑
不敢出復令一同鄉門生入見耆老耆老言感官長厚恩惟
負罪太多故不敢見某爲一一解釋復婉導再三耆老願請
官一人獨進邨勿帶兵勇報君許可次日君乘輿張蓋入邨
隨行廝役僅數人耆老接見君一一慰勞耆老流涕而言昔

年被繫情事君告以願與更始諭令將正兇送出耆老許諾
竝請質子以明信君諭止之維時民有在四山高望者皆歡
呼偁曰好官君返至河干耆老知無相罪意皆送至舟次君
書數箴分給耆老以示戢安意越日果將正兇獲送遂置之
法蓋自下灘示以威錢坑懷以德而恩信大著有罪人潛來
城狹官消息役拘以來君以不能拘人於鄉而拘於城是使
民畏而不敢進城也縱之歸竝責役數日其族長縛之來乃
接諭焉初差役不敢赴鄉每奉有票拘俟其鄉之人有入城
者輒拘之令其以正犯來始釋放還故民不敢進城自此次
整頓而後鄉城始通其弊乃革揭邑有榕江書院久廢君復

興之作意培養士子課餘回鄉皆以官長新政告其鄉人若聞其鄉有將械鬪者密先以告君聞卽馳往爲之排解其不遵者則併力治之君置催科止鬪二旗於收穫時懼良善或被搶奪親督勇壯巡行四鄉爲之保護樹摧科旗使民無驚械鬪者則樹止鬪旗以往未至而械鬪者懾於威無不止散一日遇持火鎗者結隊行望見君至悉沒水中君命以漁網取之得五十七人訊爲受僱助鬪者悉按以法自是民乃不敢助鬪而械鬪之風浸息民間張鐙慶賀掲牌書古諺語曰官清民安云掲邑之不完賦者已三四十年至是輸將恐後雖掲民亦詫爲意想不到也君將去掲掲民具公呈赴大吏

籲請乞畱呈中厯敘君治揭之政揭民向德之殷後引鹵詩
無使公歸語以夔周公者相比況時總督盧敏肅公閱之優
語批答準其回任四境之民間君復至演劇以迎自入境至
縣治數十里不絕先期共揭示曰合境共迎縣主復任有敢
乘此爲逆報私仇洩私忿者通邑大小七百餘邨共往洗蕩
之自後民益馴擾親埶彊梗之俗遂化新會令陳君鳳圖前
署揭陽爲團練鄉勇犒賞諸費挪用墊款數至三萬及是卒
於新會任或有勸君揭參陳君虧空者君謂陳君好官止有
一子又窮乏吾何忍令其入囹圄受追比之索徐圖籌補可
耳陳君前令內黃後令揭陽皆與君相接似有因緣然亦可

見君厚待同僚不以財利死生易心也十五年升連州綏徭廳同知是冬奉檄普甯察案先是普甯令周君赴鄉相驗令事主一人在已轎中間行走蓋亦慮有不虞也行至大埧兇徒追至殺於官前竝殺夫役二人又有鹽曹官晉省中途突有匪眾出傷其輿夫隨從行李悉被搶奪大吏奏明查辦飭潮州鎮惠潮道同帶兵五百名前往督捕委君隨同辦理鎮道先赴大埧搜捕羣兇有遠颺者有就獲者乃命君就現獲各犯研鞫究出有龍鑑會事同盟有厝寮各邨以某邨暨涂洋爲巢穴以磨盤山暨某邨爲聲援君以涂洋自宋以來未有能攻取之者因與鎮道謀議必計出萬全乃遣人至揭陽

借鄉勇百名聽用至則令屯大埧防會匪復聚復令門關司
巡檢劉某同揭勇自大埧潛捕磨盤嶺又別遣帶兵勇同日
分行潛捕某寨以先絕其援次日君與鎮將整墜伍趨涂洋
令都司趙某攻其東都司馬某扼其後揭陽鄉勇自磨盤嶺
來亦自成一隊賊寨中鎗礮竝發揭陽鄉勇從煙火中冒死
先進各路兵繼之遂大破之羣匪以次就擒乘勝復圍捕某
邨傾其巢穴取獲大礮烏鎗長矛計前後共獲首從六百餘
名是役惟傷揭陽先登鄉勇一人廝役一人二月事竣回省
因湖南猖匪藍正樽滋事恐逆匪竄入連山乃奏令君先赴
綏徭任防範其時君遣弁目入徭排嚴查而潮道及三江協

及湖南皆有委員紛紛入排狴人不勝疑懼君查明確無潛
匪稟明大府出示曉諭八排狴情乃定君在連州遇民狴構
訟於判決時每防微杜漸必使民狴相安故以無事十六年
丙申以前辦普甯案被臺臣誤劾奉旨交 欽使之本先在
粵察案者就近查辦所劾皆誣乃得解初君自連州被逮揭
陽民間之絡驛遣子弟至省探問消息忽訛傳君已得罪城
鄉驚擾經潮郡文武出示諭之乃止此亦可見斯民三代直
道之公也十七年五月署肇慶府端谿大水城不沒者數版
君立城上率吏役堵守與水敵不去吾時作詩貽君謂似漢
王尊云君以郡爲總督劄所營伍最大兵額最眾乃與營將

商預放兵糧一月時米價騰貴一經支放民不知裁是冬郤
肇慶事回省適東莞縣有懷德北柵赤岡等鄉陳何鄧三姓
械鬪滋事仇殺多命大吏委君會同督標中協都司守備等
帶弁兵五百馳赴東莞會縣營圍捕至則各兇聞風逃匿圍
無可圍捕無可捕君謂此次督撫會商大兵壓境警惕兇頑
若不得民之情服民之心空舉而同何以示懲乃暫駐城內
諭令送兇以緩之一面排列船隻以張軍威以寒匪膽潛選
員弁分途蹣緝遂將首從各犯先後全獲十九年升貴州大
定府知府大定爲苗疆繁要之區轄三州一廳一縣其繁甲
於通省其俗好訟每訟必牽書役一案變成數案或藉命圖

詐賄和私埋一切雞豚細故皆可釀命案以致良民不能自
安君每逢告期必親坐堂皇且閱且批或當卽擲還或當卽
斥責應訊者卽日帶訊每結一案必有判單使兩造不能再
進一詞有一批卽結者一訊卽結者無案不辦無案不結故
吏民咸畏之其始至每告期呈詞必百餘起期年僅十餘起
其起解之案悉依犯者原供不增減一字上官或有意挑駁
逼令改供而犯者自謂情實如此不肯改大吏或下一令君
必斟酌地方之宜不使受新法之累見多不合故卒以齟齬
去郡有白蟒洞係荒僻之區無塘汎墩舖山有岩碕洞口寬
約十餘丈深約五里可藏數千人中產煤鐵有汪擺片者招

集匪類聚於此燒香拜盟結老人會擾害地方君已訪聞及
是又有搶擄民人謝石沅妻謝趙氏事君隨會營往捕並密
諭土目分塗踣緝旋將汪擺片等五十餘人先後全數弋獲
訊出匪等立有名單規條約定先搶三江苗寨後八大戶土
目再搶各場勘得此地有穴可以容人有鐵可以鑄兵有廩
可以貯穀定郡民苗獮處界連川滇其被惑及誘協之人更
易受多非他郡可比今迅速破滅不致滋蔓微君之力將遺
無窮之患初君在臨漳值漳水漲爲災是冬大庾戴相國奉
命來勘漳河時有議復漳流故道者君攷全邑皆故道故
道不可復乃箸漳水圖經及在連州君以綏猺乾隆閒始設

官其時連山尙爲縣轄併不久疆域錯處人多未知乃勔爲
綏猺廳誌二書俱已彙行文集若干卷詩集若干卷俱藏家
世憲等將卽爲付梓君性好奇喜大言行多不掩人或誚之
君亦無忤容余嘗面質君謂君大言不慚似李鄴侯君笑不
顧然察君行事凡有所處若省括於度必獲而後釋非擣虛
者所能爲也嘗與君同宿逆旅命酒縱飲劇談至淡處君忽
放聲大哭眾皆驚駭走集戶外環觀君徐收涕謂余曰吾之
哭豈惟若輩所不解邪凡君平生言動一切率多類此人咸
目爲狂以比蓋次公沈昭略昨歲答友人書內言植之瞋念
未除乃圖欲作佛亦奇士矣蓋友人以是謗余故君因其語

以爲誚也是不知菩薩慧多定少必至道樹下始斷絕而白衣在家修行者不受具足戒是乃佛理至淡妙之法二乘及辟支佛所不能證餘人那得知嗟呼安得起君於九原而與其論此是故余不可不銘君君捨余莫能得銘卽銘亦必不當君意君諱東之字佑之號伯山七世祖諱文燮爲刑部尙書諡端恪諱文然公再從弟仕爲雲南開化同知負奇才有聲康熙時遂爲名家畫入妙品號黃檗山樵黃檗山在東西兩龍眠之間故君亦號檗山後官連州見山壁間有宋蘇文定公頴濱石刻且看山三大字故又號且看山人君生於乾隆五十一年乙巳享年六十有三高祖諱孔鉞康熙乙卯舉

人內閣中書 欽旌孝子配莊氏封安人曾祖諱興瀛監生
贈登仕佐郎侯選從九品配張氏繼配馬氏封孺人祖諱培
致府學增生貤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配張氏贈宣
人攷諱原黼誥贈奉直大夫河南臨漳縣知縣例晉朝議大
夫貴州大定府知府配張氏誥封太宜人 欽旌節孝例晉
太恭人君初娶張氏同里壽州學正諱裕術公女繼配徐氏
武進縣順天糧馬通判諱準宣公女俱例封恭人初納側室
周氏俱前卒繼納側室楊氏君歿殉節呈報待 旌子六人
世恩世惠世憲俱張恭人出世惠早歿壽愷周氏出恭懋徐
恭人出懋恬周氏出楊氏所出塲君命以懋恬爲楊氏後女

二長適浙江錢塘汪錫智夫死絕粒以殉奉 旨旌表次適

同里方之粲孫男四昶晨暉昞孫女二銘曰

謂學未究猗簿漳經用諗厥後謂仕未究節錯根盤功喧萬
口謂君無奇跌宕縱橫執居君右彼庾元規其風浼人嗟嗟

某某我銘君幽慰君地下掀髯拍手百世而遙石可泐磨載

詞不朽

自記云章法完密於敘事中一點綴風韻煥發韓

平生弟

一得意第一功名英姿颯爽毛髮俱動平心而論實

多有足

爲後來治劇之譜若貪惜筆墨裁損字身縮減文句

以非合

所謂義法則伯山而月性情不出文章精神亦不出

如宋子

京新唐書反成偽體墓誌卽史家紀傳宜實徵事蹟

如太史

公諸列傳各肖其人描寫盡致自成千古故韓歐王

三家誌

文皆學史遷法若但以長短爲勝劣則子由誌東坡

亦六千

字東坡狀溫公至萬言以上雖昔賢之論蘇氏文不

登金石

之鐸然二公亦尙非全流俗門外漢也且伯山之爲

政與吾之爲文自行意而已固不規規傍人門戶指前相襲用一律作優孟衣冠也此意何當與吾伯山地下共論之

劉君應臺暨夫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亡友劉孟涂之子繼將合葬其祖父母於邑西挂車山係孫家灣來乞銘余實與孟涂久故不可以不文辭卽取吾所素知者爲序而銘焉君姓劉氏諱宿光字應臺國學生曾祖諱中芙祖諱拔父諱廷灌俱爲名諸生有學行妣氏王生芸臺上臺及君繼妣生菊如兄弟四人君幼孝謹性嗜學以勤苦過甚成勞瘵早卒年甫二十五歲夫人吳氏世太姓也父音金邑諸生夫人自少善事其親以孝稱在室處羣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淑慎稱年二十

歸君歸四歲而君卒夫人痛甚自墜樓不死是時孟涂生甫半歲眾咸勸以舅姑在堂奉事不可闕且撫育遺孤亦所以慰安泉下之心夫人聞乃忍死復食終盡其孝養之職數十年茹苦歷艱卒成就其子爲名士夫人之歸也姑王早歿繼于繼嚴繼高皆事之如姑禮舅性喜蒔花竹夫人助之栽種護惜其至誠感應嘗有枯木復生之祥於時家貧甚夫人日事女紅佐薪水瞻朝夕一子雖夔然課之甚嚴及壯大猶不免楚撻焉孟涂生有異稟始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夫人慮其盈滿弗進也則教之事賢取友以自益鄉先達姚姬傳先生以文學爲海內宗孟涂上書自通姚先生見而驚異因授以

文章義法爲之延譽由是知名一時名卿鉅公及四方有聲聞之士咸與孟涂納交最後在亳州纂修州志刺史任君尤所親善敬待加禮相洽甚歡方以平生游好最茲偁意忽一日飲刺史署歸而無疾遽卒道光四年七月也夫人聞信驚怛欲絕而婦倪氏復自經於房當是時如舟行遇風猝遭覆沒篙櫓頓折所親連亾流屍近遠號呼莫救鴟鵂之詩所謂漂搖毀室者殆不是過也初孟涂娶於望江倪學博之女生女子二皆早殤倪乃進婢生一子繼時甫三齡亦如夫人撫孟涂之年於是夫人復以撫育孟涂者撫孤孫焉嗚呼夫人少遭閔凶幸而有子克成立又才且賢乃至暮年天復中路

奪之是何其觸造物者之忌而酷極之若此雖然夫人遭命
不辰誠有生人所不堪之憂然一時名卿鉅公及四方賢士
皆知有孟涂又知孟涂所以克成爲令器悉曰夫人之賢明
教育所致夫人與其婦俱以節行蒙 朝廷旌顯一門再世
賢懿爛然邑乘省志交載其事孟涂之文與詩又自足永其
傳於後以視世之龐眉齊壽愚不肖子孫成行死而與艸木
同腐千百億而無算者其得失何如也古今婦人名行多成
於慘酷不如意之遭豈不然哉豈不然哉然則夫人之不幸
也乃所以成其不朽也夫人生於乾隆壬午年四月二十二
日卒於道光癸巳年四月十二日高壽七十有二其所撫孤

孫繼今亦成立授室矣孟涂少孤其尊人早世行事無所傳
吾故獨銘其母夫人之行以爲後世觀銘曰

夫不偕老子不送終蹇蹇連連迭告於凶生欠身殉歿無媿
客越六十年同穴幽宮誰其成此在後之侗瘞石可泐令善
無窮

王君學儒墓表

君徽之歙縣人姓王氏諱某字某援例授布政司理問諱震
者是爲君攷始自徽挈家業巉於常故遂爲常之寓公君兄
弟三人君居次其隨理問君至常時年方九歲已岐嶷異常
童稍長自敏於學爲文沈澁雅正復游學浙東名譽日起常

故多文儒彥士君遂與頡頏角立顧數奇試輒不利旣失怙
後遂不復應然未嘗一日廢學居恆取諸子百家丹鉛甲乙
以自遣喜作詩不拘格律或數月不著一字或一日得十數
篇皆自抒胸臆不欲與世競名嘗自署其稿曰天籟每日讀
書貴明理功名得失自有定命不當措意其論詩文曰詩文
貴有性靈若徒事剽襲皆古人糟粕自家面目不存焉酷嗜
惲南田書嘗購得數十紙以泐諸石尤多蓄元明人書畫嘗
坐齋中晨夕展翫謂人曰余老不能游卽此以當自放於山
巔水湄其誰曰不然然人有愛者卽慨以持贈不少吝其寓
物而不滯物類如此常州錢伯坰魯斯固以善書名天下君

乞爲書方正學四箴以揭於壁因以示其子曰骨肉閒存一
爾我心卽是不孝我其以此爲遺命矣嗚呼觀此數者君之
風義可想矣同里朱太史文瀚其先本與君爲同宗君之歿
也朱實爲其誌銘極言君之孝友至性過人太史固一時名
宿其文章議論足使君之姓名學行有載可以信今而傳後
矣乃君之子國棟復以書達桐城方東樹乞爲之二碑樹以
埋石於君之世次行誼已詳因揭其大概以表於隧門之外
使過者讀之知君之蓄積以慰國棟之孝思云爾桐城方東
樹表

張大令勗園墓誌銘

張竹狀其先人來乞銘其言曰葬未有期也以君與先人交最契知最深齒又耆艾幸及賜爲文得藉以不朽焉讀其狀則自君少日爲學之敏長而孝友易直行已溫恭惠恕及居官之勤民興利除害往往異於庸常鄙瑣闢葺者之所爲如吾所知不爽君以乾隆乙卯科舉人攷取

高宗純皇

帝實錄館謄錄部選江蘇奉賢縣知縣前後凡兩任後丁父艱服闋起復選甘肅之漳縣以目疾引退遂喪明本無宦橐家居食貧辛卯癸巳迭遭水潦境益窘冬無裘食不飽者十餘年而卒困飢寒以死嗚呼其可悲也已謂君不達邪則旣已仕矣謂君嘗貴仕邪則校君莫年所遭有不若農民工賈

擁百金之產者猶足以自存活可不謂之命邪桐城固以文學雄江北而樅陽自海峰先生以詩鳴於世後起者凡數十輩惟君與王晴園灼朱芥生雅偁尤名家所著問花亭前後集海內名流爭歸慕焉配方孺人今年亦八十女子一人子二人長早卒次卽竹也銘曰

諱敏非姓張氏昺園其號燮父美籍世婺源連城徙銘以奠系縣厥祀

祁門五品贈職黃君偉齋墓誌銘

君諱廷杰字士豪號偉齋系出漢孝子香東晉時有名績者由國子祭酒出爲新安太守子尋廬墓於郡西黃墩遂居焉

至唐有名儀者以郡人任祁尉有惠政因家邑東之左田至元初有名應祈者任本縣教諭子叔英贅城西陳氏遂居城之正街厥後仕宦甲科不絕我朝定鼎之初順治五年開拔貢恩科有名道光者首膺是選攷授知州祁學拔貢自黃氏始君卽道光之來孫也高曾祖皆隱德不仕攷諱啟珪生君敏悟過人植行端厚言動不苟以家貧不能業儒年十三隨父友孫瞻雲翁往池陽習賈翁溪器愛君以女字焉君年二十歸娶婚後卽出年二十四一歸二十八又一歸逾年生子雲海甫三月而孫以產後得疾遽歿是時君客於皖之高河埠始自立一肆不復依人居頃之肆中偶有折閱君以

治生爲亟乃命子雲海棄儒習賈海居肆五年不甘貿易泣請於君願仍習舉業君許之命從師受學業日益進遂得補博士弟子員所爲文清真高潔有前明隆萬人風格一時遠邇卓然有聲爲名諸生君居常念數代祖棺未葬於是發憤習形家言遂精其術登涉險阻不憚辛苦卒獲吉壤安葬高曾祖攷妣此後家計漸裕遂命海居家侍奉父母俱年至八十有五始相繼徂逝君時年六十矣奔喪後復出至七十歸老於家凡十有六年海亦精地學覓得青蘿山吉穴扞葬君之父母於是君之志事俯仰悉畢可謂存順殁安矣君爲人寬厚誠篤博覽知書最愛閱史鑑通星命卦理尤善醫術著

有傷寒歌訣雜症詩括其在皖肆遇貧病非治者必資送藥劑不取其值皖人至今德君不忘士固有混世同俗獨行其德不託飛馳之勢不假文章之聲不爭耳目之名而孝於親友於弟敦於九族孚於鄉里不媿於天地鬼神自足以久於世而不朽者斯固子夏所云必謂之學焉者矣如黃君者顧不足賢乎哉先是君以孫夫人早卒又感其賢淑誓不娶娶至是守義四十有九年卒以是膺 朝命旌揚焉君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午時卒於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二十四日申時壽高遐齡子一雲海縣學增生卽選訓導加鹽提舉銜孫五人長光照候選府經歷加五品銜次光達三

光普俱邑庠生四光字國子監生五光祖尙幼曾孫理中邑

庠生正中六品軍功餘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里

某原銘曰

其急務之先也其持志之專也其蓄德之全也其吉佑之天

也我銘其藏視石之堅也

吾宗望谿先生有言古者女子不

程子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語而後婦女以改適爲恥風

甚重節行故出妻改適無禁焉自

同俗一湛於人心如四時寒暑之不忒以爲儒者立言有功

名教其益如是然獨未聞有表揚義夫者以爲儒者立言有功

未聞縉紳士流言有及此至於朝廷旌命亦惟忠節孝子

爲多義夫無聞焉今於祁門黃君始特見之然後識

人之治恩至周密非庶士淺知所能量及讀夥人俞正燮

聖

已稟稿於心戚戚益知不可奪也其言曰禮郊特牲云一與

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夫有再娶

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固也男亦

無再娶之義聖人所以不言此義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

大夫非謂庶人可不行禮大夫可不慎刑也自禮義不明苛
非婦人遂成偏義古者夫婦合體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
也七事出妻則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禮義無涯
而淡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談也余故取以著此文後使知
大道體物不遺未容以偏闕
者不中其實而款言之也

祭姚姬傳先生文

嗚呼惟古之時道出於一德行文學竝曰儒術四科旣判其
流遂歧匪惟儒蔽亦見文枝立之標準漢差近之而道不明
徒存其詞繼周八代紐芽於唐韓徒始作宋乃大昌茫茫晦
迹如日中天凡有血氣畢被昭宣惟文於道其用相輔有昌
其運同復於古在唐韓柳在宋歐蘇曾王翕奏如笙管竽簫
濟滄海必浮河江如登泰岱曷舍魯邦有或越是斯悖斯靡

昔吾先祖奉是以教先生受之益宏其覺近世俗士黨崇漢
學醜詆紫陽門戶是角按挾細碎遠離道本苟肆其心譁眾
取寵遂及文章羣喙沸騰士苴韓歐放言云憎孟某好辨懲
是凌暴洪水猛獸處士同悼先生之學先生自漢用力之久
益精於心郁郁其文播是雅言近維俗敝遠繫道根四方之
士既止其門如何不信有聞不尊或進不至短垣自藩或率
異說中道改轅繫維賤子面丈夙依二十年來不遠以違食
我誨我除舍分衣閔茲孱弱長貧兼病先生顧之憂心恻恻
歲在乙亥梁木其萎遠承凶問日冽風淒中丞之幕用憐吾
寢餘哀不忘有淚在枕追維平昔無善以報庶廣微言以覺

詔告嗚呼嫂嫂妹妹陋士之羞先生之守實惟道周後有夫
儒旦暮相非論世攷言知非謬悠莫醕陳詞敢質諸幽尙饗

祭姚伯符文

代

繫吾宗之枉桐承吳興之遠祀厯載年以四百象縣瓜與蟠
李惟忠厚之世積克瀋昌而大啟綏重德於鄉枋竝學優而
從仕及端恪之應期當五百而名世愼良刑於皋蘇記功宗
於敦史比文章於虎豹斑炳蔚於孫子揆經義於漢家掃淫
哇於闕市追鄭賈以比肩戰揚馬而摩壘海內仰爲儒師百
代欽其文軌我藉榮爲宗光君親爲其苗裔余屬長而輩尊
實生後而稚齒不見君於盛年僅相親於暮 挂見聞之一

二不足究君之終始君少貧而作客奔衣食而靡止壯從季
以宦游無恆安於梓里惟一嘗爲戶尊綜凡百而獨理旣
大而寵多糴良莠而順比君秉直以明罰咸悅服而靡毀
葺祠屋以十數皆工固而無圯復樽節其貲費使常贏而有
歲蓋識敏而心平迺恩明而誼美諸設施之大者吾不知就
余所可見者有如此余忝繼於君後恨智闇而能庠固萬分之
不及幸良規之在咫尺奉成法以周旋庶幸免於罪悔敬舉觴
以奠侑冀來嘗其旨否

祭李守戎文

代

嗚呼凡今之人多與古異攷行靡堅聽言則易臨危瑟縮安

平曩屬維子險夷摯性無二及茲成仁不欺厥志子之死事
匪由人甚殺賊致果何諉何避祗寡不敵猝遇凶鋒甲士三
百駢骨胥從矯矯毅魄卓爲鬼雄陰相羣帥卒殲醜兇門功
等閼祠祭昭忠西延山下有赫英風子旣能爾予又何惆緬
惟疇昔莫釋余衷維我與子居同閭廛我游我釣結髮比肩
壯聚京師十載式遄文武異選各就所銓甲辰之春子擢營
員余忝縣宰黃綬是攀我難其任子曰不然官無卑小率職
則賢治兵親民曷其勉旃回顧乳者出抱幼細置予鄰上曰
爲子壻子實命我敢或覆戾變敬篤施骨肉兄弟若將長別
爲寄孥計平生交親於此彌契予於是秋需次至皖明年子

亦守備桂管便道來過舊歡重續官程勿淹暫予賓館謂言
祥薄室家宜緩止攜一子作苦相伴必嚴課之俾母習嫻精
歷營卒使識將款凡子用心克貞克亶至於建賤仁欲必滿
皖江有亭名曰大觀二儀高下極目遼寬元有忠臣夙此埋
棺君亟拜謁顏慘不歡載讀碣刻泣涕汎瀾至心所感異世
同丹把酒泛論益攄肺肝余志循分不急弊剝君聞起立墮
髮衝冠謂言立身不比處境境可隨時枉生毋幸必若拔俗
端由介耿心堅轉石名希畫餅我喻君忱冥昭瞿憬日月其
惛丹青長炳子今完節我猶爲人忝爲民牧何裨於民負子
所期媿子所云君雖謝世在天有神言酒欣欣燭炙芬芬陳

詞英舜君諒知聞何饗

攷槃集文錄卷十終